

名人与佛禅

方立天
黄夏年

主编
策划

迷路心回因向佛

白居易与佛禅

张弘◎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路心回因向佛:白居易与佛禅/张弘著. -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9 (2002. 3 重印)
(名人与佛禅/方立天主编)
ISBN 7-215-04861-6

I. 迷… II. 张… III. 佛教-影响-白居易(772
~846)-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4508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南阳印刷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字数 222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16.00 元

总 序

方立天

“名人与佛禅”三书将要出版时，河南人民出版社寄来三书的校样，嘱我写一序言，盛情难却，勉力为之。

“名人与佛禅”包括《迷路心回因向佛——白居易与佛禅》、《出入自在——王安石与佛禅》、《潇洒人生——苏轼与佛禅》三书，是三位作者分别对唐代白居易，宋代王安石、苏轼三人与佛教禅宗的关系的专题研究成果。三书从宗教关怀、宗教情结的侧面揭示出三位历史名人的精神生活、心灵境界和文学创作、文化业绩。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为白居易、王安石和苏轼与佛禅关系的研究带来一股清新的学术空气。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公元 772——846 年)号香山居士。早年即亲近禅师，中年皈依佛门，修习禅法，受持净戒，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据白氏晚年自撰墓志铭载，其生平志向为“外以儒行修其身，内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诗歌琴酒乐其志”。白居易运用佛教义理作为修身养性的准则，理想精神生活的规范，信奉佛禅成为他人生态度和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白居易的佛教信仰对其诗歌创作影响甚大，他在诗歌中表达的对上层权贵的轻蔑，对仕宦利禄的冷漠，对传统价值观的鄙弃，对超越世俗境界的向往，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内容。

王安石(公元 1021——1086 年)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他主张改革政治，推行新政，但迭遭挫阻。王安石晚年归心释

氏,舍宅为寺,茹素持名,参究心要。他热心注解佛经,阐发佛理。他在文字学名著《字说》(已散失)中多以佛经语言解释字义,他引禅入诗,以诗论禅。王氏现存的部分诗文,反映了一位倾心政治改革而后又隐退田园、结缘佛门的古代士大夫的心声与追求。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公元1037——1101年),号东坡居士,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苏轼的父母信佛,受其影响,苏轼青年时代就亲炙佛法,后习染渐深。他广泛研习了《华严》、《维摩》、《圆觉》、《楞严》、《法华》等经,深有体悟。对禅师语录又情有独钟,所作空灵冷寂的诗文,禅味禅境随处可感。苏轼也主张佛与儒、老融合协调,肯定各有所长,各有特定价值。与白居易相似,苏轼好佛也是为了吸取佛理,思索人生,求得心泰神宁,超然洒脱。佛教经典对苏轼的诗文创作及其思想内涵与语言艺术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

“名人与佛禅”三书,分别就白、王、苏与佛禅关系的方方面面作了比较充分的展示与论述,分析与评论。其中尤以这五个方面更为醒目:一、佛禅与人生,尤其是与古代士大夫的人生关系;二、佛禅与政治,尤其是与古代士大夫的政治生涯关系;三、士大夫信仰佛禅的特点,即信奉佛禅士大夫与出家僧侣、禅师,以及与信仰的平民大众在信仰上的差异;四、佛禅与儒、道,即三教的关系,尤其是佛与儒的关系;五、佛禅与诗文,尤其是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三书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文化信息与精神资粮。我们有理由相信,三书的出版问世,必将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和关注,并为读者带来启发和教益。

2001年7月18日

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目录

第一章	奔波踏仕路	初始交僧友	1
第二章	始为趋走吏	南山有余情	39
第三章	耿直屡谏上	佛海勤做舟	79
第四章	乡居渭滨上	回向南宗禅	120
第五章	江州任司马	诱引向西方	159
第六章	宦游巴越吴	回参牛头禅	199
第七章	吴中好游寺	晚情寄香山	237
主要参考书目			286
后 记			288



第一章

奔波踏仕路 初始交僧友

—

唐代宗(李豫)大历七年(772年)正月二十,河南新郑县的街头,人群熙攘,摩肩接踵。人们还在回味着新春的余乐,仿佛年还未过完似的,仍然热热闹闹,喜气洋洋。时至后晌,人们仍三五成群,津津乐道,不肯散去。

城中东郭宅的白家,也是一派繁忙。凌晨,十八岁的年轻夫人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令白家的老老少少兴高采烈,欢欣鼓舞。老太爷白锺是巩县的县太爷,得知儿媳妇要生孩子,高兴得提前半个月就回到新郑家里,等候孙子的出世。现在一看到生的是个男孩,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他瞅着襁褓中的孩子,起名叫居易,字乐天。

乐天的父亲白季庚也是乐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他已是四十四岁的人了,这是他们这对老夫少妻结婚三年后的第一个孩子,自然



是喜不自胜。最为欣慰的自然是乐天的母亲白陈氏了。她十五岁嫁给白季庚后,心情一直很压抑。这不光是她比丈夫小二十六岁,更主要的是她与白季庚是近亲,而且还差着辈分,她的母亲陈白氏是白季庚的堂姊妹,她是白季庚的从外甥女。她的命很苦,没有亲兄弟姐妹,八岁时,父亲就离开了人世。陈家虽也是科宦出身,但家资甚薄。她母亲不得已,只好领着女儿回到了娘家白家。然而,她们已经大有寄人篱下的感慨了。她嫁给白季庚,绝非是她的自愿。也许是家族的安排,她又不得不服从。这样的婚姻自然是难以令人满意的。现在,有了儿子,她那颗孤独的心似乎有了依靠;也是有了儿子,她那张憔悴的脸上绽出了一朵朵红润的微笑。她把满腔的爱全都寄托在儿子的身上。乐天五岁时,她又有了第二个儿子,取名行简。从此,小兄弟俩围绕在母亲的身旁,给母亲带来了莫大的欢乐。

乐天的童年生活是在新郑度过的。那时,父亲在外做官,很少回家,抚养、教育乐天兄弟俩的重担就完全由外祖母和母亲承担。后来乐天自己说:“及居易、行简生,夫人鞠养成人,为慈祖母。迨乎洁蒸尝,敬宾客,睦娣姒,工刀尺,善琴书,皆出于余力焉。”(《唐故坊州郿城县尉陈府君夫人白氏墓志铭并序》,《白居易集》卷四二,以下凡引自《白居易集》的只注明卷数,不再注《白居易集》)乐天非常聪明,他自己说:“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无’字、‘之’字示仆者,仆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卷四五《与元九书》)乐天读书是由母亲来教的,“夫人亲执诗书,昼夜教导,循循善诱,未尝以一呵一杖加之”(卷四六《襄州别驾府君事状》)。在母亲的亲切教导下,乐天“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谳识声韵”(卷四五《与元九书》)。乐天横溢的才华,一方面得益于母亲的直接教导,母亲教育他是“示之以正”,“励之以学”,企盼他能“学茂德馨”,“振藻彤庭”。(元



稹《元氏长庆集》卷六〇《祭翰林白学士太夫人文》)就是希望他能德才兼备,刚正不阿,以诗书、文章来光耀门庭。另一方面,乐天也深受父系的影响。他的父系应该说是属于单寒之族,在门第讲究、世庶有别的唐代,是颇受贵族们轻视的。据白居易自己说他的家世是:

白氏半姓,楚公族也。楚熊居太子建奔郑,建之子胜居于吴、楚间,号白公,因氏焉。楚杀白公,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丙已降是也。裔孙曰起,有大功于秦,封武安君。后非其罪,赐死杜邮。秦人怜之,立祠庙于咸阳,至今存焉。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于太原,子孙因家焉。故今为太原人。自武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讳建,北齐五兵尚书,赠司空。曾祖讳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讳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讳温,朝请大夫、检校都官郎中。公讳锺,字上钟,都官郎中第六子。

(卷四六《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

这个说法有人认为有出入,主要是“白乙丙”为“白胜之子”,出现时代错误。但这说明白乐天把祖先攀附在著姓公族,是深受唐代门阀观念的影响。这也难怪,白乐天的从祖兄弟白敏中当了朝廷宰相还受到士族人士的讥讽,把他视为外族胡人。《北梦琐言》卷五有一段话说:“崔慎由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罗为蕃姓也。”这说明乐天的家世并无什么可以炫耀的,白氏的后代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实现其理想和抱负。乐天的祖父白锺,“幼好学,善属文,尤工五言诗,有集十卷。……为人沉厚和易,寡言多可”,但在是非、邪正方面,却能辨而守之,毫不动摇。(卷四六《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他的父亲白季庚虽长期在外从



官,但也给乐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历八年(773年)五月三日,祖父白锺病逝于京城长安,父亲白季庚兄弟等五人遵礼丁忧居丧,家居两年,乐天有了同父亲在一起的机会。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刻上的是这样一种形象:父亲为人耿介不阿,疾恶如仇,对国家、对朝廷是一片忠诚。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中央集权的统治受到了很大的削弱,藩镇割据之风与日俱增,中央与藩镇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到了大历末年,各藩镇已经发展到了自署官吏,随意敛赋收税,甚至可以联合兵力公开违抗、抵制朝廷的命令。时局甚为混乱:襄阳节度使梁崇义据有襄、邓、均、房、复郢等七州之地;平庐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占有海、登、曹、濮等十五州之地;安史旧将李宝臣拥有恒、定、易、赵、深、冀六州之地;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则加重税率,对朝廷没有一点儿畏惧。特别是西北一些少数民族不断入侵,如大历十三年(778年)正月,回纥入侵太原,四月,吐蕃寇陷灵州,更给朝廷带来了巨大的危机。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乐天十岁,父亲任彭城县令。当时,一些藩镇反唐,朝廷发兵征讨。正月,发兵两路征讨,一路征成德军节度使李惟岳,一路征魏博节度使田悦。六月,又派兵征襄阳节度使梁崇义,经过两个月的激战,打败了梁崇义。征讨田悦的唐军还没有取胜,这时,平庐留后李纳又率叛军出宋州支援田悦。当时任徐州刺史的李洧是李纳的部将,乐天父亲季庚见李纳远去,于是向李洧陈述厉害,劝他悬崖勒马,以国家利益为重,举州归顺朝廷。由于白季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李洧答应了,并立即派遣摄巡官崔程奉表上朝请奏,李洧还嘱咐崔程一定要找到宰相,并转告说:“徐州不能独抗纳,乞领徐、海、沂三州观察使。况海、沂二州,今皆为纳有,洧与刺史王涉、马万通素有约,苟得朝廷诏书,必能成功。”(《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三》德宗建中二年)崔程快马加



鞭赶到京城，他以为朝廷宰相只有一人担任，就打问到张镒为当朝宰相，于是迫不及待地进张镒相府，把事情的经过向张镒作了稟告。谁知张镒不分管这事，张镒又转告分管此事的宰相卢杞。卢杞一听非常愤怒，嫌崔程先不稟告自己，没把自己放到眼里，不从其请奏。这下把个崔程急的，想尽各种办法，到处找人，才把这事转奏到了皇上那里。皇上一听十分高兴，当即“加洧御史大夫，充招谕使”（同上），遂派大军前往救援。徐州城已遭到围攻四十多日，战事异常艰苦。白居易在后来的《襄州别驾府君事状》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战况：父亲白季庚“收拾吏民千余人，与李洧坚守城池，亲当矢石，昼夜攻拒，凡四十二日，诸道救兵方至”。《资治通鉴》说：“（十一月）宣武节度使刘洽、神策都知兵马使曲环、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将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之兵于徐州。”（《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三》德宗建中二年）这场历时近两个月的战事，多亏了白季庚。白居易评价父亲的功绩时说：“由是徐州一郡七邑及埵口等三城到于今讫不隶东平者，实李洧与公（白季庚）之力也。”唐德宗也因此诏授白季庚为朝散大夫，拜徐州别驾，赐绯鱼袋，充徐泗观察判官。白季庚聚众坚守，抗击藩镇，尊王忠君的义勇行为，对白居易的政治立场、道德品质的塑造有着长久而积极的影响，以致白居易后来的那种充满强烈自负的道德使命感，都与其父的感召有着极大的关系。

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十月，奉圣命率各道大军进讨叛军的李希烈叛唐。十一月，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皆自称王。十二月，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第二年正月，李希烈攻陷汝州（今河南临汝），东都洛阳为之震惊和恐惧；四月又攻下汴州，前来征讨的唐军皆为其所败。河南一带，战火纷飞，硝烟弥漫。

白乐天家居的新郑县离汴州很近，战火随时都可能蔓延到那里。为了一家老小的安全，白季庚把全家接到了他的任所徐州所



辖的符离埵口居住。乐天随着父母,带着他那童年的记忆和美好憧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新郑。这时,乐天只有十一岁。

二

徐州归顺唐廷后,相对安稳了一会儿。但是,两河用兵,战争愈演愈烈,随时都可能打到徐州一带。白家为了保证安全,把大一点的孩子分散各地。白家有一些亲戚远在江南,所以让乐天逃难躲避战祸到越中(今浙江一带)。那时,他只有十二岁。

白家虽不是什么显族,但也还算是个大家庭。祖父白锺生有五子,大都做过七品一类的官:长子季庚,官彭城县令;次子季殷,官徐州沛县令;三子季轸,许州许昌令;四子季宁,河南府参军;五子季平,乡贡进士。就叔伯兄弟而论,乐天排行为第二十二。除此之外,他还有从叔伯。他小小年纪避难江南,主要是投奔他的从叔父白季康,当时白季康任溧水县令,还有他的十五兄任乌江主簿,还有一些白氏族人也在江南任职,这些亲戚为乐天在江南的生活提供了物质条件。

乐天第一次离家远行,对江南的生活并不很习惯,他常常思念远在家乡的父母兄弟。可是这一年,北方战火仍在燃烧,十月,朝廷派出的五千增援襄城的泾原军途经长安时,突然兵变。德宗仓皇出逃,泾原军首领朱泚据长安称帝。十二月,李希烈又攻陷汴州。第二年(德宗兴元元年,784年)正月,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看到自己称王并没有多少利益,又纷纷去掉王号,仍向唐朝称臣,恢复唐职。藩镇的归顺,刚刚让人们看到一点儿和平的希望,不期二月,朝廷行营副元帅李怀光又叛唐。北方重又陷入战乱。

乐天得到了家中捎来的信,说母亲又生下了幼弟,取名叫幼



美,小名金刚奴。他十分高兴,对弟弟的小名非常感兴趣,金刚奴,对他这个只有十三岁的孩子来说还有点儿不是很明白其意思的。于是,他查阅书籍,得知“金刚”是佛教中的一个护法天神,梵文为Vajra,音译为“跋日罗”或“伐折罗”,意思是“金中最刚”,用以比喻牢固、锐利、能摧毁一切的意思。“奴”,一般是指女子的,但对小男孩也可称“奴”。他多想尽快回家看看他的这个刚刚来到人世的小弟弟。然而,北方的战事打消了他回家的念头。他不得已继续留在江南。

这一留就是十年。他到处走访他的兄弟,十五岁时写下了《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诗:

故园望断欲何如? 楚水吴山万里余。
今日因君访兄弟, 数行乡泪一封书。

(卷一三)

在江南,尽管有一些亲戚关照,但还是不能消解他对家乡的思念之情,特别是在病中,这种思念就更加迫切和强烈了。他的《除夜寄弟妹》诗就充分地表达了这种心情:

感时思弟妹, 不寐百忧生。 万里经年别, 孤灯此夜情。
病容非旧日, 归思逼新正。 早晚重欢会, 羁离各长成。

(卷一三)

乐天漫游江南,学识上大有长进。对当时任职于江南的一些大文豪十分羡慕,如韦应物、房孺复及韦应物周围的名人顾况、李泌、柳浑、丘丹、秦系等,他们经常一起饮酒赋诗,抒发情怀。他游历苏、杭时,多想同那些大文豪们一起交流,然而,他只是一个无名的孩



子。他后来于宝历元年(825年)写的《吴郡诗石记》(卷六八)说：“贞元初，韦应物为苏州牧，房孺复为杭州牧，皆豪人也。韦嗜诗，房嗜酒，每与宾友一醉一咏，其风流雅韵多播于吴中，或目韦、房为诗酒仙。时予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贱不得与游宴，尤觉其才调高而郡守尊。以当时心，言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他暗自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谋得如苏、杭之郡。就是在这种游历中，他“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卷四五《与元九书》)

过去一直传说白乐天十七八岁时曾赴长安，袖筒里藏着诗去拜谒大诗人顾况。顾况一问来者叫“白居易”时，便戏谑地说：“这儿是京城长安，物价非常昂贵，在这里居住可是大不容易呀。你一个无名后生，居然敢叫‘白居易’。”乐天听后，连连点头说：“大人说的是。不过，我这次来长安并无久居之意，只是为了向大人献上拙诗，敬请大人不吝赐教。”说着，乐天从袖筒里拿出诗卷，恭敬地呈到顾况面前。顾况随意翻看着诗卷，显得漫不经心。当他看到《赋得古原草送别》诗时，眼睛一亮，朗声吟咏起来：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卷一三)

顾况读完，大为赞叹，说：“白公子有如此高的诗才，写出这样的诗句，不要说久居长安，就是久居天下又有何难！老夫刚才的话不过是句玩笑话，请白公子不要介意。”由于顾况的赞誉，白居易的诗名从此大震。

这个说法的地点是有问题的，因为乐天十七八岁的时候正在江南，而且顾况也不在长安，他那时正在苏州刺史韦应物的府邸。如果把地点改在苏州，这条传说还有可能成立。



德宗贞元四年(788年),乐天的父亲白季庚在徐州的任期已满,按照唐朝官员在某一地的任职期限的规定,白季庚改除大理少卿兼衢州别驾。唐代的衢州,治所在信安县(今浙江衢县附近)。父亲的南下对乐天来说实在是一件高兴的事,他已有六年没有见到父亲了。爷俩相聚在江南,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六年来的成长经历,六年来的学识的渐长,六年来的对人生的思考,六年来的对国家的关心等,都想一下倾诉给父亲。他急切地拿出了他新近写下的《王昭君二首》诗给父亲看,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评价历史人物,诗曰:

满面胡沙满鬓风,眉销残黛脸销红。

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是画图中。(其一)

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娥眉?

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其二)

(卷一四)

这两首诗写昭君明明不愿留在匈奴胡地,却只是盼望着君王早点把她赎回来,并没有什么怨言,反而担心君王的伤心,叮咛汉使千万不要说出自己已是“眉销残黛脸销红、愁苦辛勤憔悴尽”的形象。白季庚看到儿子这两首诗表现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已能用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来看待历史人物,真是打心眼里高兴。儿子已长成大人了,他这几年的游历,虽说辛苦,却是收获不小啊!

父亲任衢州别驾,不仅给乐天带来了情感上的慰藉,使其心灵不至于那么孤独,还给他在经济上直接提供了资助。他又开始了他那一边漫游一边学习的生活了。

贞元七年(791年)的初春,乐天在结束了一段旅行的生活后,思乡的情绪愈来愈浓烈了。虽然他在徐州符离的埕口仅住了不长



时间,可那里有养育他的慈母,还有他的弟妹们。母亲的身体不知道怎么样,父亲调任衢州已经两年了,她一个人拉扯着几个孩子,真不容易呀。自己是长子,常年在外,不能为母亲分忧,照顾家里,深感有愧。二弟行简现在也该长大了,自己离开符离的时候,行简才五岁。还有没见过面的小弟金刚奴,也有六七岁了吧。……对亲人们那种强烈的眷恋之情,使他写下了《江楼望归》诗:

满眼云水色,月明楼上人。旅愁春入越,乡梦夜归秦。
道路通荒服,田园隔虏尘。悠悠沧海畔,十载避黄巾。
(卷一三)

他从符离出来躲避战祸至今已有十个年头了。出来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现在他已长成大人了。他已懂得了什么是爱,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出人头地,什么是光宗耀祖,什么是军国大事,等等。他不能再这样漫游下去了,必须踏踏实实坐下来充实自己,走科举之路。只有这样,他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正好这个时候,父亲在衢州的任期已满,再往何处任职,朝廷尚未有明确的表示。于是,借此之际,乐天与父亲一起北上,回到了他阔别十载的符离埭口之家。

三

对于乐天的突然回来,母亲真是喜出望外。她端详着儿子,倾听着儿子十年来在外的生活经历,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弟妹们也围在乐天身边,整天缠着要他讲那些有趣的故事。乐天告诉母亲他想刻苦攻读,走科举之路的想法。母亲听了之后,比谁都赞



成。她不让乐天做任何家务活，全心全意地去读书。乐天后来回忆这段生活说：

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瞿瞿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卷四五《与元九书》）

母亲看到儿子的刻苦学习十分高兴，但也为他的上火和消瘦而担忧。不过母亲虽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却知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因此，她更是尽量关心乐天的饮食生活。有时，她看到乐天学习累了，就鼓励他出去与朋友一起玩。她知道乐天的这些朋友如张彻、张复弟兄、贾餗、刘五以及行简并不是那种贪玩的人，他们在一起仍然是谈论学习上的事。乐天在十年后所写的《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诗中描述了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情景：

刘兄文高行孤立，十五年前名翕习。
是时相遇在符离，我年二十君三十。
得意忘年心迹亲，寓居同县日知闻。
衡门寂寞朝寻我，古寺萧条暮访君。
朝来暮去多携手，穷巷贫居何所有？
秋灯夜写联句诗，春雪朝倾暖寒酒。
埭湖绿爱白鸥飞，滩水清粼红鲤肥。
偶语闲攀芳树立，相扶醉踏落花归。
张贾弟兄同里巷，乘闲数数来相访。
雨天连宿草堂中，月夜徐行石桥上。



……(卷一二)

从这首诗来看,他们这一伙人的年龄相差很大,刘五已经三十而立,而白行简则要比刘五小十四岁。刘五的文才甚高,二十多岁就已经颇有名气。现在乐天与刘五在一起,可说是“忘年之交”了。刘五不是符离人,他住在符离县的一所萧条的寺院中,乐天常去找刘五,有时,遇上雨天,就留宿在寺院的草堂里。这样,乐天也就了解到了不少佛教方面的有关知识。在家的这一年,日子过得非常快,不知不觉一天天地过去了。

贞元八年(792年)二月,山南东道“观察使皇甫政以公(白季庚)政绩闻荐,又除检校大理少卿、兼襄州别驾”(卷四六《襄州别驾府君事状》)。调白季庚任襄州别驾,事出有因。当时,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嗣曹王李皋病逝,襄阳一时军乱,哄抢府库,幸亏都将徐诚率兵捕杀叛乱首领杨清潭,制止一场骚乱。德宗遂派荆南节度使樊泽任襄州刺史,为了加强襄州的领导工作,把白季庚也派了去。

父亲去襄阳上任刚半年,小弟金刚奴就得了大病。这个病来势凶猛,母亲急派乐天去徐州请大夫。乐天快马加鞭从徐州请来大夫,不想小弟金刚奴已奄奄一息,大夫已无回天之术。金刚奴夭折了,这给白家的打击太沉重了,以致白家很长时间都笼罩在凄惨、悲伤的阴影中。乐天的哀伤不只是在情感上,还表现在理念中。他由此看到了人的生老病死,并联想到了佛教里所说的“无常”,开始喟叹生命的短暂。佛教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因缘聚则生,因缘散则灭,没有一样事物能永恒常住,人生亦是如此。让乐天不能接受的是,小弟生命竟然是如此的短暂。他的眼在流泪,他的心在流血。这个哀伤永远留在他的心灵深处,以至于他在二十二年后的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二月二十五日